

□孙葆元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是一切《聊斋志异》版本的母版，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极珍贵。当时我辗转托人购得一套，出版说明有一段话指明这部书的来龙去脉：“《聊斋志异》的版本很多，在有刻本之前，还有不少抄本流传。新中国成立后发现了作者的半部手稿定稿本，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据记载，济南朱氏曾据原稿抄录过一个本子，可是后来亡佚了。历城张希杰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就是据济南朱氏的抄本重抄的。它既然源出手稿本，就反映了作者写作过程中的某些情况……现在我们把它影印出版。”

那么，济南朱氏是谁？历城张希杰的铸雪斋在哪里？蒲松龄的手本是如何流入这几家之手的？这是找到《聊斋志异》传播途径发端的关键。可是，多年搜寻，始终没有找到济南朱家和张希杰的历史踪影。这两个人十分重要，是把《聊斋志异》推向世界的推手。近读袁世硕先生的著作《蒲松龄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先生早在1980年就破解了这个历史之谜。今天重拾这个话题，是说《聊斋志异》诞生于淄川蒲家庄，它的出发地却是济南。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蒲松龄逝世于故乡蒲家庄，为世界留下《聊斋志异》这部伟大的作品。蒲松龄生前挚友众多，其中一位是济南人朱绅。朱绅卒于康熙四十年，王士禛为他作墓志铭说：“得年仅三十有八。”蒲松龄生于明末崇祯十三年，长朱绅二十九岁，他们其实属于忘年交。朱绅家族是济南望族，朱绅生有五子，“济南朱氏”就在这五子之中。当蒲松龄的孙子蒲立德携先祖手稿来到济南寻求刊行的时候，找的就是朱氏传人。他在《书聊斋志异济南朱刻卷后》中说：“右《志异》为卷若干，为篇若干，先大父柳泉公所著，朱君佐臣、佑存两世叔编次，以谋梓行者也。昔，我大父柳泉公文行著天下，而契交无人焉，独与济南朱橡村先生交最契。先生以诗名于世，公心赏之。公所著书才脱稿，而先生亦索取抄录不倦，盖有世所不知而先生独相赏者，后之人莫得而传也。泊公与先生俱谢世，先生嗣君佐臣、佑存皆能世其家学；而我先人相继沦亡，余小子德抱守故业，多病无成，阐扬无自，然窃谓《志异》一书必传而未必传，非但后人之咎，抑亦我公平生知己之少也。而两世叔深嗜笃好，缮写成编，且将授梓而刊行焉。”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济南朱氏”是朱佐臣、朱佑存二人，也表明《聊斋志异》最初刊行于济南。朱家有一座亭子叫殿春亭，朱家的这个抄本就叫“殿春亭抄本”，可惜在流传中亡佚了。

铸雪斋主人是济南人张希杰。《历城县志》记录了他的行迹：“《铸雪斋集》十五卷又附八卷，张希杰撰。”循着这一线索再查《铸雪斋集》，查到他的自撰的年谱，于是我们知道他的原籍是浙江萧山，他的父亲张士凤是一位绍兴师爷，不知什么机缘来到济南为人做幕僚，定居下来。康熙二十八年，张希杰出生于济南，字汉张，号东山，别号练塘，于是我们看到《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中钤着两枚印鉴，一枚是“张希杰印”，另一枚是“汉张”，这样就找到了铸雪斋的源头。进一步搜寻，我们发现铸雪斋就在今济南市历下区后宰门街。张希杰在自撰年谱中说，乾隆十六年后宰门街发生一起大火灾，他丢失了全部印章，说明他的家焚毁

于火中。

无家的张希杰寄宿哪里？他的一首《索朱彝存秋海棠》诗再次露出行迹：“今年秋事大阑珊，篱菊离披花信残。欲借海棠点秋景，莫教辜负客窗寒。”十分明了地道出“离披”的遭遇以及寄人篱下的“客窗”之苦，诗题点明朱家，说明他寄居在这里做了一名客馆先生。看似一场偶然的聚首，却使他有幸接触到朱家的《殿春亭抄本聊斋志异》。张希杰为什么要重抄殿春亭抄本？他的本意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事实是殿春亭抄本没有流传下来，张希杰的铸雪斋抄本完好无损地传给了后世子孙，为祖国文化保留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居功至伟。

张希杰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从不为芸芸众生作传。他的足迹当年在市井，如今在浩瀚的文字中，他留下的《铸雪斋集》中有两篇朋友题写的序跋，其中胶州人法坤厚的序说：“予友张子练塘，少负异才，乃蹉跎五十余年，生平知交悉腾达已去，而练塘屡蹶场屋，以诸生老。”原来，张希杰也像蒲松龄一样，是一个屡试不第之人，空怀一腔壮志，满腹诗书，被仕途拒绝，只能做一个有文化却难施展抱负的市井先生。他与蒲公心心相印、命运与共，这部手稿能给他慰藉，大概是他不遗余力为之誊抄的动力。他的自撰年谱更进一步记录了其平生足迹，青年时代曾就学于名师，却屡挫于考场，为了生计外出坐馆十余年，就是法坤厚所说的，眼看着身边好友纷纷中举离去，独留下他抱憾终生，他的心中有挥之不去的块垒。雍正七年，四十一岁的他应聘赴淄川阅童生卷，开始了师爷生涯，紧接着被充州知府聘去做书吏，继而又被安徽巡抚赵国麟召去，派往绩溪、休宁两县襄理公务。赵国麟是他的恩师，深知他的才学，算是为爱徒谋得一个生路。再后来他又被人推荐到福建做幕宾。他晋身仕途的火苗一直在心底燃烧，在一个科考之年，辞去现职返回济南应试，又一次被榜棚街那道金光闪闪的墙挡住去路。无奈的他重返福建，却因生性猖狂，被婉拒于求职的门外。此时张希杰已经无路可走，绝望地回归家乡济南。仕路走不通，他也曾想改走商路，便策划着去淄博开煤窑，怎奈他书生气太重，经营也就是纸上谈兵。他卧在自己的铸雪斋里穷困潦倒，五十八岁那年，想想自己飘零半生，不禁写道：“朱门豪门两不收，牛衣长卧实堪羞。朝廷若挂穷民榜，定把张郎做状头。”何其心酸，何其无奈！直到那场大火毁了他的铸雪斋，他从此便寄居朱家。

张希杰的经历一下子使人想起蒲松龄，他青年不第，除了坐馆，还曾受朋友孙蕙之邀赴江南宝应县做幕僚——也是江南。康熙二十一年，不甘屈于幕僚之位的蒲松龄回济南应试，踌躇满志，也是在榜棚街的金榜前铩羽而归。一前一后，是巧合吗？这样的际遇让张希杰和蒲公心心相印，淄川那座聊斋、济南这座铸雪斋的命运注定连在了一起。就连收留张希杰栖身的朱氏兄弟也是这样一群文化人倾心助力完成了一部伟大著作的问世之举。《聊斋志异》诞生于淄川，起航于济南，走向世界。这应该是铸雪斋抄本出现的一个由衷的动机。我想，还应该第二个动机。蒲公完成《聊斋志异》文稿，传抄者有之，讹传者有之，最后只有半部手稿留于世间，铸雪斋抄本可能重新做了梳理、归纳或者校订。无论怎样，它是现在所有《聊斋志异》版本的母本。



□王川

从一个边缘县城的温泉别墅走出来，在途经的一片树丛中忽然听到了众鸟的合唱。

在黄昏与夜色之间，春天的树冠被阴影遮盖，浓密的叶子更是遮住了所有鸟儿的身影。“宿鸟归飞急。”谁都没来得及看到天空中那些密密麻麻翱翔的身影，它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栖息于纷繁交错的枝叶之间了。它们隐藏起身躯，似乎躲进了树冠的最深处，而将急切或悠闲的鸣啭投射到清冷的空气中。我看不到它们群体中哪怕一员的存在，看不到它们的姿态与表情，而那些嘈杂、尖锐、短促、相互纠缠的鸣叫，仿佛是每一片树叶发出的，声音的数量巨大而琐碎、短促而脆薄，像一堆旧时代的银箔或发黑的硬币在相互摩擦、触碰——似乎声音在发光。

这是一群同类的鸟，发出的声音也雷同，但它们和鸣的交响却是如此盛大，以至于使人们联想到春天的五彩缤纷。即使在夜晚单调的光线和气温中，它们编织的音符也具有色彩与温度的生动变化和起伏，“漂移，散逸，浑融”，让我感受到某位思想家所说的“悦”，回想起所有经历过的类似的傍晚，在对时间的追溯和对空间的辨识中，对头顶上这群微小的异类充满感激和敬意，并一再追思它们早已消失在远方的无数个家族——它们有不曾相识的亲戚——是否负责在所有的春天里与人类相伴？

这是我的一厢情愿。我知道，它们只为自己而存在。它们并不知道人类是什么，在做什么，是在花团锦簇的园林中漫步，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大街上狂奔；是在享受着恋爱的幸福，还是在忍受着分离的痛楚；是在酒足饭饱后安睡，还是在忍饥挨饿里无眠；是在甜蜜地向往，还是在绝望地啜泣；是在慢慢地觉知，还是在渐渐地麻木；是在一点点盛开，还是在一丝丝枯萎；是在抱团取暖，还是在彼此戕害；是在欢歌，还是在沉默；是在生，还是在死……

鸟儿们不知道这些，甚至不知道人类距离它们如此之近。令人困惑的是，它们的天地是如此广阔无际，为何还要选择靠近危险，在人类的都市里栖居？如果它们也具备人类过于聪明的大脑，也许早就找到了它们的伊甸园（它们并未遭遇人类被驱逐的命运——我想，即使它们啄食了苹果也不会），而永远避开了在某一个年代对它们灭绝式的追赶与屠戮——好在它们并不是那些鸟儿的后代，它们没有继承被迫害的集体潜意识，它们依然乐于栖落在人类栽种的植物上、兴建的园林里、搭起的屋檐下。它们真是很矛盾的一群：既要躲避，又在接近；既要隐藏，又在暴露；既在撤退，又想占据。

它们哪里懂得，在这些充满矛盾的表现中，人类却从中获得了一双更为灵敏的眼睛与耳朵，或创造着音乐与绘画，或制造着霰弹与猎枪。甚至可以说，美景或废墟同样源自一群鸟的盘飞与栖落。人类是唯一能创造仿生学的生物，他们更善于毁灭，因为毁灭不费吹灰之力。在这一点上，人类最像亚马逊的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就能造成远处的风暴和灾难——人类拥有一双无形的翅膀。

我不知道头顶的这群鸟具备不具备此类能力。它们的翅膀应该比蝴蝶更有力——这真是一种可怕的联想，我一边聆听着美妙的、聒噪的鸟鸣，一边为自己的阴暗心理深感惭愧。倒不如想一想鸟儿的觉知造成的集体逃离会留给人类一个枯燥、单调的世界更为合理。难道我不是个矛盾体吗？只是对鸟儿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没有翅膀，只有瘦弱的、不能用以飞翔的双臂；我能发出更为复杂的声音，却总不能被同类所理解。我的双臂多是用来自保制造沉默的。因为没有翅膀，我失去了自由；因为有了嘴巴，我克服了思想。我与鸟儿们该有多大的不同啊！

但我能欣赏它们。我和它们在异乡相遇，却分辨不出它们有任何乡音。因此，我怀疑它们是永生的鸟儿，在不同的地点不断地出现在我的岁月里，它们跟随我或等待我，只是为了鼓励我，一再让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有许多美妙之处。不然，怎么理解它们迎迓我的步履靠近时骤然而发的集体和鸣呢？它们大概最早是从《诗经》里飞出来的一群吧？它们在一册册打开的书页里飞进飞出，从每个朝代的时空里飞过来，飞进我的现世，再伴随我的来生。它们知道我不信任任何夜晚，在意识的混沌与逐渐丧失中，我会丢失自己，因此借一团绽放的树冠，与一轮新升的明月一起，等候我的到来，并给予我善意的提醒：看看吧，世界还以原来的面目存在，一如你在白昼看到的一般。而在白天，它们无须如此，它们了解我的清醒——在生存的泥潭里奋力挣扎，绝不会轻易放弃。那时候，它们肆意地去寻觅更为美妙的天地了，了无牵挂。

可是，我并不经常与它们相遇。它们也并不经常伴随我的脚步抵达任何地方。我们只是偶然的邂逅。我们仍是彼此分离的存在。只是我会在每一个艰难的时刻想起它们，并深刻意识到寻找它们的意义。

【性情文本】

鸟鸣

【文化杂谈】

济南是《聊斋志异》的出发地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